

各抒己见

《罗小黑战记》

情绪胜过情节

李萌



秋高气爽,茶香氤氲。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抱着猫……如此悠悠,恐怕能让一个画画的猫奴从早享受到晚,不为世事所动。

在视频网站Bilibili(哔哩哔哩,简称B站)上,即使算上8.5集、10.5集这些1到2分钟的番外篇,《罗小黑战记》自2011年开始更新至今也只有31集,平均每年还不到4集。

2019年的开学季,就在《哪吒之魔童降世》刚刚以雷霆之势横扫票房之后,《罗小黑战记》同名大电影悄然上线了。

这究竟该归因于惨淡的宣发还是影片本身呢?

在《罗小黑战记》大电影中,导演木头(MTJJ)选择了不依赖于番剧,重新编纂故事的方式,甚至为了大银幕呈现的精细度而重新进行美术设定,这些都是具有专业精神的明智之举。

于接触大量商业片的观众而言则略显节奏慢,代入感弱——小黑被街头混混殴打的情节令我倍感疑惑:人类的动作过于僵硬,这究竟是因为影片的预算和周期有限,还是导演刻意的安排?

与这个情节相似的是,整部电影似乎都处于一种小火慢炖的状态。好莱坞商业片有一个著名的“10分钟原则”:一部合格的商业电影必须在10分钟的时间内出现主角,明确矛盾,并牢牢地抓住观众。

除了节奏前松后紧,电影在剧情设置上也确有瑕疵。就像有评论分析到:电影的主题虽为“不再流浪”,但“家”的概念对罗小黑而言似乎有些空洞,更像一个躯壳。尽管如此,影片依旧能在整体上打动观众,这恐怕要感谢导演木头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

情绪虽然充沛,但电影中,人、妖共存



的设置,好像是情感的铺陈临时更换了世界。小黑的情绪起伏令人动容,但这也是限制影片引起更大共鸣的原因之一:如果将小黑(妖)、风息(妖)、无限(人)替换成别的物种,例如:机器人、机器人、人、动物、动物、人……这种情绪的变化可以完全照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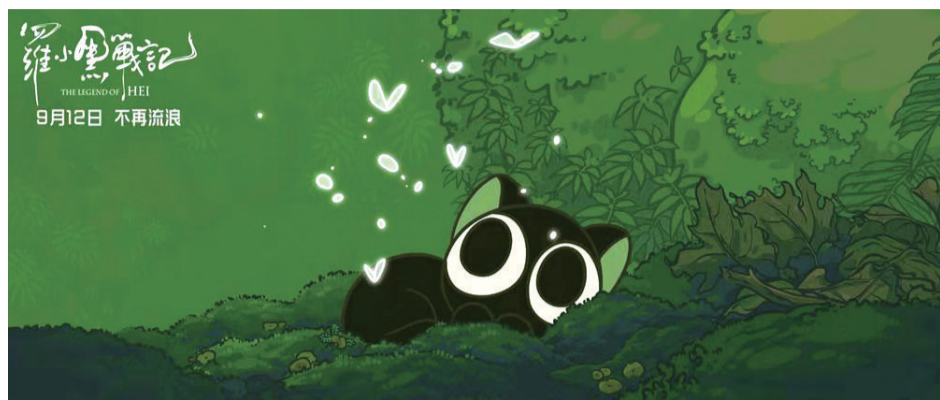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罗小黑战记》依旧是一部好看的作品:情感真挚,笑中带泪。祝愿小黑的下一季、下一部大电影就在不久的将来,并且越来越好。



《罗小黑战记》:

有些怀念,温暖成伤

蚌非



2019年9月,动画电影上映,一群追了8年动画剧集的粉丝们纷纷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动画呢?

罗小黑的卡通形象诞生于2010年,2011年推出动画剧集《罗小黑战记》,到2019年只更新了28集。在动画剧集里,看上去只是普通黑猫的小黑实际上是一只猫妖,受伤逃到人间,被人类女孩罗小白当作普通小猫收养,取名罗小黑,由此展开了一系列轻松温暖的小故事。

影片伊始,在森林里自由生活的小黑因森林被人类肆意开发而被迫在城市里流浪,直到他遇到同是妖怪的风息。风息给了他栖身之所,

小黑非常开心,也十分信任风息和他的同伴。可惜好景不长,妖灵会馆的最强执行人无限要带走风息,千钧一发之际,小黑挡住无限,让风息顺利逃走,自己却被无限捉住。为了救回小黑,风息四处夺取妖精的能力,甚至不惜伤害同类,而他救回小黑的根本目的,却是要夺取小黑罕见的灵能力“领域”,目的是建造一个人类无法涉足的空间,可以让妖精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是一部温情中带着笑、笑声中含着泪的电影,故事以双线并行的手法层叠展开,一边是无限和小黑轻松温馨的旅行,一边是风息一伙紧锣密鼓的准备,伏笔层层铺叠,矛盾在后半段轰然爆发。它直白而惨烈地抛出了一个命题: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到底是好是坏?

森林被砍伐,洞府被占据,妖精们在城市里隐居,一方面融入人类的生活,一方面保留自己的本性。有的妖精热爱人类,可以自然融入;有的妖精不喜欢人类,但是愿意接受并尝试融入;有的妖精厌恶人类,不断躲避人类,寻找着容身之地……而风息这样的妖精却不甘

对人类步步退让,他发誓要从人类手中夺回家园。他战斗了,最后失败了,但是他留下的诺言却让人不寒而栗——总有一天,我们会无处可去。这不正是说给妖精的,也是说给人类的。人类污染环境,导致动植物生存艰难乃至种群灭绝,人类贪婪任性,欲壑难填,真的像极了小黑口中的“坏人”。

可是,人类真的是“坏人”吗?无限并没有直接给小黑答案。他带着小黑坐上木排,一路流浪,穿过大海,穿过城镇,穿过村庄,走进城市。他让小黑看到人类的善良与可爱,让小黑明白“共存”的可贵与可能。他爱护他,呵护他,把他当作弟子般教导,让善恶未明的懵懂小妖精在关键时刻能果断地做出正确的抉择。

其实,对于风息抛出的问题,影片并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妖精如果不与人类共存,是否还有生存之道?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在拼命探索,一边期待和而不同的圆满,一边恐惧排斥和背叛的伤害。

影片结尾,小黑来到世外桃源般的妖精会馆,这里住着很多妖精,是妖精们的家。可小黑却不要一个在这里的家,他终于对无限喊了“师父”,愿意跟着无限去流浪。毕竟,有了珍惜的人,才有了要守卫的家。而当时风息给小黑的家,何尝不是这样呢?那些星空下、火堆旁温暖成伤的回忆,会一直留在小黑心底,偶尔怀念,偶尔慨叹:“可惜,没有如果。”

实验动画

漫画与动画的表意之别

从《拉奥孔》到《20世纪少年》 刘书亮

德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莱辛撰写的《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美学历史上的一本经典著作。在希腊神话中“特洛伊之战”的故事里,拉奥孔因为告诫特洛伊人勿将木马带入特洛伊而被希腊保护神派出的巨蛇咬死。书中,莱辛集中论述了史诗中与希腊雕塑中对拉奥孔死前状态的表达有哪些区别,并说明了古希腊人在造型艺术中对美的追求。

在书中,莱辛尤其关注了拉奥孔的表情神态,尤其是嘴。书中的第一章标题即为“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莱辛如此具体的分析切入点实在很有意思。莱辛思考问题的方法如果仅仅用于诗与画的差异论述,实在是可惜了——应该把它扩充到各类不同符号系统的对比当中。

让我最初这样去思考的,是日本漫画家浦泽直树的鸿篇巨著《20世纪少年》漫画中的一个片段——在《20世纪少年》第二卷中,山先生与山先生两名警察在咖啡馆里的交谈段落。这是一段非常秘密的对话,两人对手头案件的很多线索进行了交换和深入探讨。漫画分镜中,大量的近景、特写等小景别也暗示着对话的秘密性。

浦泽直树在绘制这段故事时,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他虽然设置了大量的对白,却采用了一种“闭口对话”的效果:这个过程中的绝大部分画面,两人都没有把嘴张开,而是闭着嘴;对话行为的进行,都是通过对话气泡来表明的。这样的画法设计,与一段对话在漫画叙事中最常见的情形是有所偏离的——如果说要用图像去表现



《20世纪少年》

他山之石

那么就心灵大声呼喊吧

动画电影《心欲呼喊》 翟小幸

语言虽无形,但却很有力量,它是一把双刃剑,话只要一说出口,就没有办法再收回去,要是用错了就会变成棘手的凶器;但同时语言也是与他人沟通最有力的武器,如果关闭了这个路径,那么也就关闭了与世界互动的大门。动画电影《心欲呼喊》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女主角成濑顺小时候无意中撞见父亲外遇,年幼的她不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便告诉了母亲,导致父母婚姻破裂。离婚的父母将这个结局归咎于话多的顺,她因此感到自责,从而有了心理阴影。这时顺的身边出现了一只“蛋之妖精”,告诉她:如果顺愿意说话,生活就会变成一团乱麻。从此只要顺一想要开口说话,就会腹痛难忍,她仿佛被封了语言功能,变得缄口不言,偶尔与别人沟通都是用文字的形式进行,就这样一直到了高中二年级。某天,在班里毫无存在感的顺突然被班主任选为“地方交流会”活动(一种周围居民对学校参观访问的活动的)执行委员,同时被选上的还有毫无干劲的坂上拓实、热爱棒球却因为手臂受伤只能静养的田崎大树以及拉拉队优等生仁藤菜月,完全没有交集的四个人突然被委以重任,却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一次,顺告诉了坂上拓实她无法说话的原因,拓实建议如果不能说话可以用唱歌来表达,班主任发现他们一个会弹琴一个爱唱歌,于是建议这次“地方交流会”演出音乐剧,由顺来担任音乐剧的女主角。班上其他同学出于“不能说话的人无法担任主角”的理由在选角上发生争执,此时已经可以用唱歌来表达心情的顺站了出来,勇敢地告诉大家“她可以唱歌”。于是音乐剧的活动就定了下来,四个人开始努力地整合资源编曲作词,在筹备音乐剧的时候大家的交流也逐渐多了起来。

随着剧情的推进,执行委员们逐渐暴露出自己隐藏在内心无法表达的情感:坂上拓实由于双亲离婚,父亲又忙于工作,从而逐渐封闭自己,对一切都没有兴趣,也越来越



不愿意说真话;田崎大树由于手臂受伤无法参加棒球社的活动,与学校棒球队一起前往“甲子园”(“日本高中棒球联赛”俗称,进入“甲子园”就意味着打进全国决赛)的梦想因此破灭,从而自甘堕落,偶尔去一次社团也是对学弟们严厉指导,导致大家对他不满;仁藤菜月虽然是受欢迎的拉拉队优等生,却有无法说出的恋爱烦恼……不过音乐剧的筹办则让四个人逐渐敞开心扉,在这个过程中,顺逐渐喜欢上了拓实,却无意中撞见拓实与菜月互相表白心事的场景,自卑的她再次遇到了“蛋之妖精”,在音乐剧演出的前一天告诉大家“她演不了主角”之后便失踪了,一直到正式演出时都没有回来,于是大家决定临时先换角色,同时由拓实去找顺。交流会现场,音乐剧一开始展现了主角的内心压抑,到后面逐渐明快开朗;与此同时拓实也找到了顺,诚恳地交流使顺走出了心理阴影,“蛋之妖精”随之消

失。最终音乐剧圆满成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打开了心结,开始勇敢地面对真正的自己。

这部动画电影于2015年9月与观众见面,由长井龙雪导演、A-1 Picture动画制作公司制作,是一部关于心灵秘密和校园青春的电影,它完美展现了不被理解的青少年内心的大声呼喊,角色塑造十分完美;虽然从剧情上讲略显老套,从开篇就不难猜到结局,但它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成长电影。在这个成长故事的背后也体现出家庭教育的缺失,女主角的家庭破裂分明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和谐,家长却把原因怪罪到年幼的孩子身上,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留下无法说话的心理阴影,而且母亲并没有因此对她关心,还怪她让自己难堪;最终母亲下定决心来看女儿的音乐剧,却因为顺的迟到而对她再次失望,差点放弃对女儿的希望……在女主角成长的过程中,起作用的是音乐,是友情,却唯独没有亲情。影片对友情也有自己的思考,在结尾处,顺面对拓实时第一次说出了很多话,却不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安慰,更多的是对小伙伴们的不满,觉得他们假期假意,但这些伤人的话却没有令她失去朋友,反而让拓实也吐露了心声——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朋友,不但要接受对方友好善意的一面,也要接受对方的缺点。